



蔡台客聚 彥火

草木也有情

自家種的蔬果，大多用有機肥料，所以特別鮮美。無論是番石榴、檸檬、香氣、汁液特別濃郁。朋友試用檸檬做檸檬蛋糕，用番石榴絞汁，都十分美味。也試種了莖菜（大白菜），口感很好。

但有機蔬果是不能噴農藥的，所以蟲害嚴重，都要杜漸防微——用人手或噴辣椒水去除蟲。後者很嗆眼鼻，不好用。

植物的蟲仔特別機靈。驟眼看，根本很難發現。因蟲仔很會用保護色，牠們毛色盡可能與葉莖顏色相配襯，令人難以辨別。

記得某天發現檸檬樹的樹幹長出一個小丫叉，與樹枝無異，彷彿是從樹幹綻出的新芽，一動也不動。後來用剪刀擦掉，竟然翻起小尾巴，才知是一條寸許的毛蟲——真古惑！

不少蟲仔是匍伏在濃密的葉底暗處，更難以找得到。

如果細心觀察，還是有跡可尋的，植物地下如散落有黑色的蟲屎微粒，上面肯定有偷食的蟲仔，吃東西要屙屎，是頗撲不滅的真理。這樣順藤摸瓜——往往能把蟲逮到正着。

蟲害也會傳染，如果發現枝莖附有白色粉末，證明已被蟲仔或病毒鑽入軀幹，用刀仔仔稍挖鑽——會發現樹幹已被蟲蛀或侵害——此其時，植物往往已病入膏肓，要趕快人道毀滅——丟掉，不然很快會傳染給其它植物。

都說人非草木，暗喻草木無情，並不盡然。我發現，只要你

細心呵護，它們也以春暉相報。大約兩年前，睡房露台的一棵鐵樹，因缺乏照顧，葉子發焦，幾乎全部凋謝，我已打算放棄了。

剛巧那一陣子僱了一位鐘點菲傭，她發現後，立即把鐵樹枯葉全部剪掉，並把雜亂無章的枝葉修整一番，再勤加澆水、施肥。不用多久，鐵樹復活了，長出一叢叢嫩芽出來，迄今已亭亭而立，迎風招展。她說，樹木也和人一樣，需要愛護、用心培育，才能成材。

當鐵樹開花的時候，菲傭已返家鄉，我們拍了張舊貌換新顏的鐵樹照片，用微信傳遞給她。

記得去年我發生交通意外那天，朋友說那兩棵原是滿枝盛放的三角梅一夜之間花朵全部凋落，散落一地——說是主人有難、花木也黯然！

（《種植記》之七，完）



●露台上的鐵樹已經奄奄一息，在鐘點菲傭的搶救下，又恢復生機，並開了花。 作者供圖



爽姐私語 林爽兒

貼中了

天寒地凍，又不敢外出，躲在家看電視劇，執拾舊物。電視劇愛看內地的，家中兄弟姐妹和小朋友都不理我，他們都看韓劇，大家愛好不一樣，每人一個電視，或者電腦，各取所需，各不干涉，可惜因此少了共同話題。不過最近為懷念琴姐李香琴，深夜重播她有份擔演的劇集，大家又找回了共同話題，都在談論這個劇。

日子沉悶，加上疫情，很容易抑鬱，還好近日大台有個頒獎禮，雖是自己人玩，但他們是人多，節目劇集也算多，搞搞頒獎禮，看看女藝人爭妍鬥艷，電視機前的我們可以評頭品足，又或者為自己捧的藝人爭論一番，都很有樂趣！雖然對大台的劇集漸失興趣，但近年似乎又多了些新鮮感覺，好幾個劇看上去也有想打破舊框框之意，像《殺手》黎耀祥便來個大突破，練出一身肌肉拍動作戲，真嘉欣更是個女殺手，非常有趣過癮；《反黑路人甲》幾個男藝人王浩信、張振朗、朱敏瀚超級搶戲，人物關係好玩；《踩过界II》的蔡思貝十分出色；還有《香港愛情故事》故事似乎很一般，但因為製作人敢於在一些場景中突破，變了一齣

很不一樣的生活小品。個人對一些演藝人頗有敏感度，例如以往看《香港小姐》便很準確，絕大多數都貼中的，只不過近年港姐選舉已沒有什麼可看性，也就不會再用心看。能揀到心儀的美女也就真是蔡思貝那一屆，她首輪面試我便特別注意她，當時還跟同事說此女一定入選，且將來一定會是一個好突出的藝人。

另一個是王浩信，十多年前他準備要正式入行，我的師兄相約跟他做訪問，那時他其實已在做電視節目主持，他告訴我他在內地主持節目，來了香港亦做普通話節目，他的普通話很好，他的粵語也OK，外形也好，所以希望能拍到無線劇集。我認定這個男生很有機會出人頭地。今日又被我貼中，果然獨具慧眼！哈哈！



●認識視帝王浩信十多年，這張合照也是十多年後僅有的一張，很有意思！ 作者供圖

抗疫疲勞

聖誕假後，終於迎來停課的延期。不知是否真的上下一心厭倦了網課，縱觀一眾家長開始有不同反響，例如：

1. 一直也沒有學校爆發，頂多是年年也有上的呼吸吸道徵狀感染，為何要全港停課？
2. 學校為何不能作一般公眾場所處理？只要沒有了午飯時間，與一般商場食肆分別不大，且更容易追蹤接觸者。孩子不回家，不代表會留家，有的因為父母要工作不能看顧，所以要奔走不同親友的家託人照料；有的照去商場流連，約朋友吃飯逛街，尤其是較年長的高中生。

3. 適齡兒童有學習權利，這是西方國家近月努力爭取的，抗疫策略上應先停娛樂，最後才停教育。且上學不單是學習的地方，亦能讓老師關心每一個孩子，尤其家境複雜的家庭，觀察孩子是否三餐溫飽及有適當照顧非常重要。家長們七嘴八舌，甚至有些說

新冠肺炎和重感冒差不多，可可怕上學的便不上，不怕的照常上課；足見家長們對網課的不滿，有媽媽甚至以粗體字打字強調——網課對低年級學生簡直沒用，又嚴重削弱其學習興趣，影響孩子的學習動機。

近日有新聞說有一位媽媽因不堪在家教功課的壓力，釀成上吊慘劇。該家庭有3個子女，在網課世代，媽媽的壓力比從前更大，很多時候還要兼任老師的工作，但並無相關訓練。全天候對着孩子，亦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的，尤其是在政府不鼓勵外出的時候。這段日子，勸各位媽媽放過自己，學業的退步不是一回事，讓他們看電視自己休息也不是一回事，孩子不專心上網課也不是一回事，不要過分要求自己和孩子，一有時間就到戶外走走（香港的早晨不多人，是不錯的時段），心靈健康與身體健康同樣重要。

千萬不要被新冠肺炎疫情奪去了你的人生。



大地遊走 周齡齡

中國四大河流行：珠江篇珠江感言

從大西北青藏高原的黃河源頭開始，到山東省東營市欣賞過黃河入海的壯麗景色，我的黃河之旅畫上完美句號。接下來我準備到珠江，繼續我中國四大河流旅程中，遊歷第三條河流（第一遊歷的是黑龍江，第二是黃河）的旅程。

珠江和我所住地香港近在咫尺，和我相識多年，我要出發看望她之際，驚覺對這位老朋友所知甚少，於是去信「珠江」這位多年「老友記」，請她詳盡介紹自己，好讓我出發前深入了解她。

「珠江」火速回信如下：「周齡齡您好！您的來信收到了，得知您要來看我，萬分高興。」「我姓珠，名江，出生在雲南省東部，曲靖市55公里外的馬雄山上（離香港約1,200公里）。我的媽媽是馬雄山腰的一個洞口，高約6米，寬約10米，地處海拔2,000多米，我在媽媽體內潺潺流出，呱呱墜地，然後匯集兄弟姐妹們，攜手並肩向東跑去。」

「我的家族聲名顯赫，位在中國四大河流之列，但我的名氣卻和黃河、長江等相去甚遠，望塵莫及。」黃河孕育中華文明，象徵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，她是我們的母親河；長江流域長度、面積均列全國第一，她的乳汁哺育中華兒女，我們飲水思源，感謝她的養育之恩。但我——珠江，國人大多只知我名，卻不解我的底蘊，讓我灰心氣餒。

「說起底蘊，我實力雄厚，魅力非凡，只是深藏不露而已。」最令我引以為榮的，是我擁有強壯的軀幹。河流族類中，我是與眾不同的，因為我不是單純的河流，而是水系。



●珠江源頭一瞥。 作者供圖

我原來的軀體是指從廣州到入海口一段96公里長的水路，更因流經「海珠石」而得名珠江；後來人們把西江、北江、東江和珠江三角洲諸河等，合組成「珠江水系」。魁梧壯碩的軀體，讓我的年徑流量和航運量位列全國第二，年徑流量更是黃河的6倍！

「我身軀長2,320公里，位列全國第三，軀幹面積44萬多平方公里，名列全國第二，厲害吧！我流經雲南、貴州、廣西、廣東、湖南和江西六個省，主要位於中國南部地區。我每天以身體內的水分源源不絕滋養大地，為這片大地上過億人口提供生活所需。我流經的地方絕大部分是山地丘陵，平原地帶只佔約百分之六，但這個平原卻舉國，甚至舉世聞名，讓人『聞珠喪膽』，那就是由我身體沉澱的泥沙堆積而成的珠江三角洲平原。」1980年以前，珠江三角洲全是良田美池，以「魚米之鄉」被世人認識；1980年以來，開放改革國策讓三角洲上城鎮組成著名城市群，城市群同心同德，眾志成城，讓我成為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基地，帶動國家經濟發展。

雖然我有強壯的臂膀，寬闊的胸膛，但我小時候生活不盡如意，更飽受歧視，千年以來被冠以「南蠻之地」的惡名；意想不到的，一場至今40年的開放改革讓我脫胎換骨，吐氣揚眉，讓我登上大雅之堂，成為國人趨之若鶩的好地方。

「我的老友記，我和您相識多年，聽說您有中國四大河流的遊歷行程，期待您早日到來看望我，好好欣賞我矯健美麗的軀幹，好好了解我的過去和現在，讓您我成為知心好友，也讓更多人認識和欣賞我。」

劈木頭疙瘩

世代生活在城裏的人，做飯炒菜取暖有煤電和燃氣用，不需要拾柴禾，平時沒機會與樹木打交道，很難見到木頭疙瘩。但形容某個人愚頑蠢笨不開竅時，說其「像塊木頭疙瘩」這樣的話，應該常聽說。木頭疙瘩這麼不受歡迎，到底為何物？

死了或殺了樹，把土裏埋的那個整個兒根扒出來，這個「整個兒」就是我們通常說的木頭疙瘩。以前，鄉親們冬天圍在一起烤火，捨不得拿乾柴，就把一個半乾不乾的大木頭疙瘩放在中間，邊燒邊乾邊烤，一個木頭疙瘩能熏烤大半天。

大個的木頭疙瘩塞不進鍋灶底，只有露天升起大鍋灶和烤火時才能用。秋冬不忙時，鄉親們就上山扒此前沒空扒的木頭疙瘩。扒木頭疙瘩相當費勁。一個半人高的鮮木頭疙瘩少說得一二百斤，木頭疙瘩上的粗根細根四處亂扎，像很多有力的觸角深鑽進周圍的泥土裏。從粗細的樹根間掏淨土石，截斷進不到盡頭的根，挖了刨見了撬，扒出這樣一個木頭疙瘩至少得一兩天，一兩個星期扒不出來的情況也有。那次回家，父親正在劈柴禾。剛化淨雪，地上還很潮濕。我建議父親等幾天再劈，那架樹枝杈碗口粗，劈裂兩三半，用鋸截成二十厘米左右的小段並不算太難。父親說開着沒啥事，多劈些柴禾攆起來，陰天下雨時用。

在牆角處，有四個四稜八杈的刺槐根突兀着，很橫很扎眼。這些樹枝好劈，先劈那大個木頭疙瘩吧？我伸手指了指那個高近八十公分僵死刺槐似的刺槐疙瘩。我想，先把難劈的搞定，剩下那些抽點空就拾掇乾淨了！

父親聽我這麼說，臉上漾起不信任的笑。他的話，接着撞進我的耳朵。「如果你今天能把那個刺槐疙瘩劈開，我就整個吃了它。」我沒劈過刺槐樹的木頭疙瘩，但我劈過小個頭的梧桐樹和榆樹的鮮木頭疙瘩。刺槐比梧桐和榆木硬，刺槐疙瘩自然更難劈，可父親的話也太誇張了！我回家只是想探望父母和兒子，沒其

他事。如果我把這個刺槐疙瘩劈開，也就省得父親捱罵了。我半真半假跟父親開玩笑：「我今天劈開，你真吃它？」父親的臉上摺起堅毅的皺紋，臉上依然掛着微笑。他回答說：「就怕你今天劈不開！」

一天時間可能扒不出一個大木頭疙瘩，劈不開一個半乾的木頭疙瘩我還真不相信。要真劈不開它，我這三十多年豈不白活了？我家有一個鎬頭、幾個鏢頭、兩個錘頭和四根釘子。錘頭和鐵釘是開石工具，劈木頭疙瘩應該綽綽有餘。我找出釘子時，發現有根鐵釘的尖已經斷掉半截，不過還勉強能用。我先試着用鎬頭奮力劈那木頭疙瘩與樹幹的銜口。銜口是個直徑大約四十多公分的平面，近似橢圓形。我認為，銜口處最薄弱，可當突破口。高高舉起鎬頭狠勁刨下，那刨石留痕的鎬頭刨到木頭上，竟然僅僅凹陷進三兩厘米深。再刨，還是如此。稍深一點時，鎬頭就像遇到了吸力巨大的磁鐵，擠入木頭就不易拔出了。起初還好，反覆十幾下下來，就感覺碰上這種力道深厚的綿軟吸力源源不絕，已經舉刨不得。

跟父親打賭，雖然不是真賭。開局不到十分鐘就撤，多少有點臉上無光。鎬頭既然不行，鏢頭肯定也白搭，那鑿石裂石的鐵釘總有用武之地吧？我拿出一根鐵釘，對準剛才鎬頭那些咬痕錘硬硬。一陣鐵錘亂搗，釘子還真就鑽進木頭裏去了。眼見得三分之二根鐵釘鑽進了木頭，那木頭疙瘩卻悶不作聲，一絲裂紋也沒開。

又累又氣加上着急，我貼身的內衣已經開始出汗。太熱了，我扒下羽絨服扔到一邊的木柴垛上。木頭終歸不是石頭，專長於開山裂石的鐵釘怎麼可能劈不開這個不起眼的木頭疙瘩呢！一根沒入木頭了，第二根上！緊挨着第一根鐵釘再砸進第二根鐵釘後，生鐵也該裂條縫了吧？

第二根鐵釘順利砸進木頭，和砸進第一根時一樣，木頭疙瘩還是那個木頭疙瘩，僅僅是身體裏又吃了根鐵釘而已。手裏只有兩根鐵釘



水過留痕 少爺兵

淒美曲風與情感共鳴

《梁祝》樂章是中國傳統民樂的經典之作，筆者是樂器門外漢，只能從觀賞的角度去聽，中西樂器亦融合得很完美，清脆的樂韻也不失樂章原來的淒美曲風，所以每次聽《梁祝》都被感動到，皆因它的旋律帶動着聽者的情感共鳴。

筆者首次聽到《梁祝》樂章，是與同學在戲院觀看女星凌波和樂蒂主演的黃梅調影片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，淒美的愛情故事，令對感情較理智的觀眾（包括筆者）也被觸動得流下淚來，而感性性格的同學，早已哭得唏哩嘩啦；有人覺得能哭是一種情緒的宣洩，也能驅走不少負面情緒的方式。

「《梁祝》樂章是我們祖父母最愛聽的樂曲之一，上一代的『盲婚啞嫁』令他們對追求愛情有所遺憾。」音樂友人是喜愛這樂章的鐵粉，所以每有《梁祝》演奏會，他必爭取成座上客：「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故事，透過不同的樂器總能呈現出它的優美一面，有些樂器的清亮音色對樂章起了畫龍點睛的作用，一樣悅耳動聽，令人陶醉其中，不過當學習如古筝、琵琶、結他等樂器時，演奏者指最難的不是它的指法，是按弦，因為手指超痛的，要手腕彈撥得靈活，箇中包含着他們曾下過的苦功和毅力。」

早前也聽過用柳琴（又名土琵琶）演奏，沒想到柳琴也能演奏出這樣高難度的協奏曲，聲音如小橋流水般，跟管弦樂團的合作，沒一絲違和感。

友人更說令他對《梁祝》樂章印象最為深刻的，莫過於多年前現場看中國溜冰（內地稱為滑冰）女選手陳露在冰面上的曼妙舞姿動作，跟樂章的優美旋律互相襯托，令他的眼睛在這次表演中移不開，其實當時他是緊張得手心冒汗，怕她在動作上有半點差池，直至她完美的表演結束後，他才敢大力呼吸呀！

夏然而止的震動

權衡利弊之後，我決定背水一戰，讓第三根鐵釘鑽上。第三根鐵釘沒入三分之二時，我就不敢再錘了。照這情形，即使破釜沉舟把第四根釘子也搭進去，木頭疙瘩照樣不會裂！入木容易出木難，我該怎麼把這兩根半鐵釘取出來呢？正當我用錘頭左敲右打苦思冥想一籌莫展時，父親笑呵呵走出來。「劈不開就別劈了，刺槐疙瘩出了名的難劈，很多筋攆絞在一起，見哈咬哈。真不行等淋淋雨爛爛再說吧！」父親接着補充說，四根釘子中斷了尖的那根，就是他試圖劈開這個木頭疙瘩時，一不小心歲斷的。

毫不誇張說，父親劈過的柴火，比我見過的都多。但已經劈了兩個多小時，憋了一肚子氣就收手實在不甘心。我反激父親說：「你怕我劈開了吃不了吧？放心，我劈開了也不讓你吃，我只是想讓你省點勁而已！」父親見阻無效，笑呵呵回了屋。錘頭和鐵釘，能鑿石裂石，怎麼就劈不開這麼一個木頭疙瘩呢？不是因為刺槐樹的木頭疙瘩比石頭更硬，而是因為木頭疙瘩裏面，有很多有韌性的木纖維攆成的「筋」。硬中有軟，軟且柔韌，這才是難以劈裂的關鍵。

我打着這個四稜八杈的木頭疙瘩，突然想到一個辦法。沿着它筋的走向，用一根根釘子列隊去敲砸和插劈，距離合適的話，肯定能撐開一道縫。縫隙張開後，在旁邊換塊大小適中的石頭，見縫插針塞進去撐住，開裂一點撐一點，木頭疙瘩一定能劈得開！

越劈越上癮，太陽即將落山時，妻子催我回單位。我擦擦額頭上的汗，把剩下的三分之一個木頭疙瘩丟給父親。「就這一小半了。剩下的你抽空劈吧！不按筋的方向劈，擠鎬頭和鐵釘，還真劈不開！」父親應承着，和母親、兒子一起送我們出門。

對於這樣一個結果，父親嘴上沒說，但顯然很滿意。生活中像劈木頭疙瘩這樣的大小困難，隨時可能遇到。我在父親面前的表現，令他很欣慰。在面對困難時，我們除了主動和堅持外，探尋解決之法，也很重要。

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戛然而止的震動

慣性和麻木像是一對面貌憨厚的學生兄弟，不知不覺間，便恣意地霸佔了我們好長一段人生。直到有一具被嚴重透支的軀體，突然倒斃在眾人眼前。

22歲的拼多多名女，午夜的下班路上，倒在了寒冷的烏魯木齊街頭。雪花清冷，一個年輕美好又溫熱生命的戛然而止，在內地的社交媒體上，凝結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思和質疑。或者，更像是「內卷」白熱化之後，每個行業每個崗位每個企業，都無法從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獨善其身。借不幸猝死同路人引發的高度關注，罵罵資本，發發牢騷，暫時宣洩一下胸中淤積的不忿，然後繼續低頭，認真勞作。下一個悲劇上演的時候，所有似曾相識的情緒，會重溫一次。然後，任由慣性和由

此衍生的麻木驅使，恢復平靜，一切如舊。

這是打工人的現實，也是資本在擴張中遇到的現實。

面對美國強權制裁和瘋狂圍堵，做到世界第一的華為創始人任正非，說出了一句名言：活下去最重要。壯士斷腕也罷，斷尾求生也好。青山常綠，不怕沒柴。

以前看《鄧稼祥》，大反派夏江說，人死了就什麼都沒有了。在這個嗜權如命的人眼裏，只有活着，才能操弄權力，享受馴服眾人的樂趣。排在鄧稼祥首的麒麟才子梅長蘇，在慘烈戰事最關鍵一刻，聽從了父帥對他最後的叮囑，活下去。挫骨削皮，改名換姓，十一年後，梅長蘇復仇者歸來，施展過人智計，攪動京城風雲，終於大仇得報，洗刷了家族蒙受的白之冤。善或是惡，要延續下去的前提，都是先要活下去。

十多年前，一場突如其來的八級地震，數以萬計的人，瞬間失去生命。走在震後的殘垣斷壁上，感同身受的戛然而止，如同一道閃電，無比精準地擊中了心裏最柔軟的地方。很多自以為是的堅守和迫尋，就此全部放逐。內心的平靜和坦然，宛如一泓淨水，觀照出了活下去的意義。一路品評咄摸，愈

發覺得甘苦辛辣都是箇中應有滋味。

上周末，小學同學的父親忽生急症，當日便病逝。參加完葬禮回來後，母親視頻電話問我，你什麼時候回來？這麼嚴重的疫情如何回來。我有些摸不着頭腦，隨口答了一句。母親續問，你什麼時候結束那邊的工作，回來跟我們一起生活？

我頓時啞然，轉瞬便明白，同輩人的猝然離世，警醒了母親對人生匆匆的慣性鬆弛心態。

她自顧自地說，你若沒有成家沒有幸福的生活，有一天我死了眼睛都會跟著。

那你就不要死嘛，長命百歲地活下去，健康硬朗地活下去，盯着我，盼着我，不依不饒地瞪着我，將來我總會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。

一言為定。

電話收線。

●風吹草葉有戛然而止的一刻，人生又何嘗不是！照片是近日在港島南區西高山上所拍攝。 作者供圖

